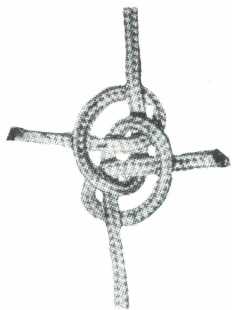


結



當我們站在小圈圈裡，高談闊論，得意忘形的時候，站在小圈圈外的大圈圈裡的一群兩腳動物，他們看着那些小圈圈裡的兩腳動物的我們，他們究竟用甚麼眼光來看我們這些怪物呢？我們不明白這些小圈圈、大圈圈是誰劃下來的，總有一天我們會把這些圈圈擲還給他們。

我對僑生的認識

唐仔

中國人似乎特別具有地域觀念，老是喜歡將自己評屬於那一團體，這種主觀自我認知的意識，當然有其利弊。譬如說，你在一個遙遠的地方（好比撒哈拉大沙漠中）遇到一個兩隻腳的動物，恰巧他的膚色也跟你差不多，而“二人”談話間又獲知“你倆”竟是中國人，巧的是竟又是同一省 同一縣，甚至同一鄉的話，哈哈你“哥倆”（現在關係不同了）如果不覺得相見恨晚或三生有幸的話，我就輸你一塊錢。不過話又說回來，如果在本國卻又往往因此意識觀念（宗族、地域觀念）而造成外國不知那位先生所謂的一盤散沙。所以總編老爺給我這題目實在是不太像話，不過既然令諭已傳達下來，不遵旨照辦恐怕以後要借錢就有問題了……。

僑生有個極為重大的特點，就是大部份的人都會說一口流利的廣東話，坦白說這個特點有時使得當為本地生的我不敢領教。譬如說，一個本地生和一個僑生正談得志同道合時，忽地另一位僑生插進來，於是情形立刻改觀，只見二位僑生歡天喜地指手劃腳的大談闊論，那可憐無依的本地生則孤苦伶仃的站在一旁，有時看着地有時望着天，不禁喟然

仰天嘆曰：「吾道已孤矣！」

僑生還有一個和本地生不太一樣的地方，僑生互相之間的向心力很大，我想這是一種強烈的意識觀念，根源於互相認知認同的潛意識以及大致相同的生活型態。基本上這是一種保衛機轉，大夥兒得以互相照顧以適應生活型態的變遷。不過無可諱言的，團體內向心力愈大則團體內各份子對外的排斥力必然愈大，因此對外的溝通必然相對的減少，團體內外的溝通減少自然而然的形成了所謂的無形之溝——這我們暫定名為團體溝好了。當然此溝的形成雙方都必須負部份責任的，不過這種向心力的形成無疑的佔了一個不算小的因素。

至於其他的問題或許存在，但我以為大都屬於個人心理問題。正如任何團體一樣，個體的好壞總是參差其間，況且所謂的好壞又該如何下定義？所以我對僑生的看法是中國的一份子，與其他中國人沒兩樣——同樣具有優點同樣具有缺點，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的便是「優點」比「缺點」「多一點」。

我對僑生的認識

陳敏銓

高一下自故里轉學台北建中，坐在教室最末一排的一角……。只記得在人生地不熟的困窘下，鄰座的幾位同學曾迅速、主動地伸出援手，幫我解決不少疑難；當時，那份瑩潔可貴的同窗情誼著實使少不更事、甫出遠門的自己，感激不已。直至今日，這幾位同學的神采相貌仍然鮮活明晰，長叫人掛念心頭；猶值得一提的是：他們當中有一半以上都是負笈祖國的僑生。

大一時有幸被選為乙班班代，跟班上的同學開始有很多的接觸。不好久，我欣然發覺一股強固的凝聚力在這個班級容易被喚醒且存在持久的事實，而六三一的全體僑生，無疑地，是這種難得的團體素質之最大關鍵。

以往我所欣賞結交的朋友，大都沒有偏狹的地域觀念和嗶氣的種族敵視，我個人也常認為：當忠誠的國民被聚集，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被升起時，號角聲已然涵容了一切——不惟融鑄了血緣和歷

史；也攪勻了文化和生活。直是之故，在民國六十年前後，當「大專院校內僑生和本地生的綜合比較及其相處的問題」被大學雜誌視為探討和剖析，甚至幾經渲染終淪為筆戰的焦點時，我並沒啥興趣。從心理醫學的觀點來說，大家都同意：一個身軀略有缺陷卻擁有積極樂觀想法的人，他們對旁人唯一的期盼就是『把我當正常人看待』，而斷然不是「倨傲地加以排斥視為異端」或「婦人之仁式的濫情施捨」。外在有缺陷的人都曉得汲汲於建立內在的自尊與自信，更何況是身心兩皆健全的大專僑生。因此，當極少數分子困囿於成見，而一味武斷地以二分法大作「僑生」與「本地生」的定性歸類學，全然無視個體的差異以及我們適應、提昇的潛能，相互溝通，了解的誠意時，常叫人憎惡不快。

某些場合，我在校園裡偶爾可聽到「期末考抓不到我的啦！反正成績有僑生墊底……。」，諸如此類的無知戲言；斯時，我常覺得該為很多人打抱不平！

我當然曉得有很多認真勤學、功課好的歷屆校友都是僑生，除此之外，這些年來個人參與社團的一點經驗中，也認識很多才情洋溢，敬業向上的學長。他們的見解器識以及待人處世的肫誠鍊達更是叫我敬佩不止。

如果說小小拇指山學園裡的大學生活，真能提供給我們一個從從容容成長的機會，我要誠懇地說：這是因為周遭很多來自遠方的僑生同學替此間填注了團隊精神，為我們拓寬了眼界。



我對僑生的認識

無根蘭

僑生就像一個離鄉背井很久的人，當他回到故里，舉目所見是家鄉的種種景象，感到十分親切，但人們却已大半不相識，一陣陣落寞、孤寂，迎面襲來。僑生與本地生由於生活環境的差異，言行舉止自然不同，在北醫熙來攘往的人群中，很容易就可以看出那一個是僑生。

僑生因其僑居地的不同，而有各種不同的形態。一般說來僑生具有相當獨立自主的個性，而且一般常識的水準也比本地生高，因此讓人有比較成熟穩重的感覺。僑生大概由於離家較遠，彼此之間有強烈的認同感，比本地生團結，感情也比較融洽。但也因為太過強烈的認同感而引起與本地生之間的隔閡，甚至引起排斥或衝突。很多僑生喜歡（或由於習慣）在大庭廣眾之下，以僑居地的語言交談，尤其是香港來的僑生多，以廣東話高談闊論的時常可見。由於本地生聽不懂廣東話，以廣東話交談就好像是忽視了本地生的存在，無形中會造成彼此之間的隔閡，僑生們應該多加注意改進。

由於語言的不順，生活習慣的不同，一般說來僑生往往沉默寡言，落落寡合，功課方面也比較不能與本地生並駕齊驅。當然也有不少僑生心胸寬達，廣結豪友，成績名列前茅的。事實上本地生也大多能體會僑生們隻身返回祖國，舉目無親的處境，只要僑生們開誠佈公，互相切磋琢磨，本地生應該不會拒人於千里之外的。

僑生中大都循規蹈矩，但也有一些人或許由於僑居地的生活情況，價值觀念比較不同，所以才往往可見長髮披肩，大喇叭褲，高跟鞋，男女莫辨，無視於在此地的習俗禮法。在我以為僑生們既然入境就應該隨俗，更何況這裡是自己的祖國，所遵循乃是我們自己的傳統、禮法。不應該把僑居地的種種帶到純樸的北醫。

總而論之，僑生們一般說來還是太過於封閉，應該多與本地生接觸，尤其是可因此多磨鍊自己的國語能力，身為中國人國語都講得不太流利，真是愧為炎黃子孫。我們都是中國人，我們一起生長在

中國的土地上，且讓我們去同為國家民族而奮鬥，揚名於世界各地。

我對僑生的認識

閻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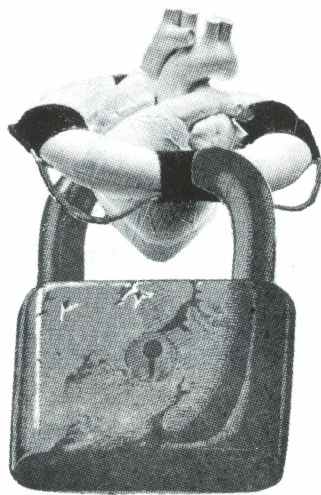
剛進大學的那時，初次接觸到了僑生。當時的感覺如今想來實在好笑。由於他們的語言迥異，座號較後，衣著也略與本地生不同，吃飯更是常在廣南、經濟。因此，無形中是有著鴻溝的。但時間填滿了這一切。如今，我的知交裡也有僑生，我尊重的朋友也有他們的影子。於是了解了、體會了，也喜歡上了他們。

最早的時期，我能從衣著外型分辨他們。印尼、泰、馬來的衣著比較鮮明，香港、澳門特別生則較多衣冠楚楚的紳士。而後由他們的說話舉止，也能知覺出他們間的異同。而後，認識、相知、乃至於相熟，便再也不覺他們與本地生有何不同，他們就像我們每個人一樣，生活著、思想著。更由於離鄉背井之苦，不由得更對他們肅然起敬。

或許是由於僑生們，曾見滄海之濶，胸襟也自然的寬廣，講起話來似乎比本地生開朗，而更由於曾體會異國之艱辛，對人生的看法也執理智的態度。這與本地生的觀念相較，我們似乎稚氣了許多。僑居地的色彩、外國的思想，由他們的身上散播到我們周遭。由他們說的趣事、恨事、以及陳年故事，對他們的淵源逐漸認識。那僑大先修班的日子，那異國打工賺錢的生活，以及那兩地跑單幫的賺錢方法，都使我們為他們這群人的生存奮鬥，發出一聲真誠的讚嘆。

除了生活、思想外，課業的繁重給予他們更多的壓力。僑生們之間似乎潛在著學長制，除了課業輔導、書本筆記之轉借、考古之移交，都比本地生更溫暖更有著嚴正的意義。或許由於語言的部份障礙以及心理因素，常使十分努力的僑生同學功課並無起色，而本地生同學對此問題，也毫不關注，於是僑生之間的聯繫較我們更密切，他們互相依附著，大家一起解決眼前的問題，未來的難關。這種友情、溫情，實在值得冷漠的我們學習。

只要時間久了，僑生與本地生之界限自然模糊



了。本地生拉著他們學廣東話，僑生們也漸能用本地話口吐三字經。大家夥不再分區域，吃在一起，喝在一起，玩在一起，放假節慶也膩在一起。往往到了年節，僑生們成了本地家庭的座上客。時間久了，有的甚至成了本地嬌客。一切便不再有區別，除了一點口音的差異吧了！

僑生與我們，雖有著文化背景的差異，但終歸血源是相同的。憑着脈管裏炎黃子孫的鮮血，我們應該關懷他、體諒他、幫助他，因為我們皆是華夏苗裔。